

前尘往事都罢

他出去阖了门，我便敛了笑意。

「小夏，我交代给你的都布置好了吧？」

「是，家里老爷夫人已经知会过了，马车已经备好了，银钱也准备好了。」

「好，那就静候一会吧。」

「小姐，那宋太医呢？不知会他一声吗？」

「不了。」

小夏看着我，欲言又止，抿了抿嘴到底没说话。

我知道她想说什么，可我怎么有脸面还去见他找他叫他同我一起隐居生活，若我又给了他空欢喜一场，到时候只见我一副尸首可如何是好。我又怎么能够叫他又舍了一切随我而去，做人如何能自私至此。

「小夏，你这个臭丫头是一定要随我走的，你听到没有。」

「？？？小姐，你怎不问我愿不愿意？」

「昂？？你不愿意？？？」

「我若不愿意小姐会如何？」

「日后把你打晕掳走。」

「我以后能天天睡懒觉吗？」

「可以。」

「那我愿意，我们即刻动身。」

两个人对着笑，像两个傻子。

我叫小夏扶我起来梳妆，拿出藏起来的那颗丹药，贴身放好。

「小姐，你为何之前不吃这药，何必那样伤害自己。」

「因为我那时，是真的想死，一了百了来个干净。如今我却又觉得，来都来了，先活着吧，迟早会死的，不急了。」

梳妆打扮好，听着外头渐渐热闹起来，便推开房门出去瞧瞧。

我跟太子住的正房并没有张红挂彩，估摸是太子有意吩咐的，怕我看了难过吧。

虽说是纳妾，但是想必也是想给柳姑娘一个交待，府外未曾张扬，府内一如我们大婚时的规格来布置。红红绿绿的一片，倒是喜庆。

想我当初也是这样嫁进来，惴惴不安的过了繁琐仪式，却连太子的面都没见到，也着实是好笑。

不过几个月的时间，再回想像过了一生那么长。想到这不免觉得恍惚疲乏，深吐了一口气，便叫小夏扶我回房了。

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，走几步便觉得累，回去又倒下睡了一觉。

再醒来，已是黄昏。

瞧了瞧时辰，那边也该是正热闹的时候了。

还没等我动手，外头来了一个小丫鬟进来，我问她来者何事。

「太子不放心太子妃您，特唤奴婢过来瞧您一眼后速速回去禀报。」

确实是把他吓怕了。

「那边情况如何呀？」

小丫头唯唯诺诺的，不知道该怎么说才能不惹恼了我这个眼见着夫君添女人的正头娘子。

我也不想为难她，便叫她退下了。只见她退出房门后一路小跑的回去复命了。

是时候了。

抱歉在你洞房花烛的时候给你留下一个这样的阴影，也抱歉我再没法回应你的好，我只是再也不想生活在尔虞我诈里了，剩下的人生也想为我自己活一次。

我想保家人平安，也退出这场争斗让你不必再两难，我成全你的山盟海誓也退出你的江山大业，从此你便只当我们天人永隔，我与你，山水再不相逢。

掏出略带体温的丹药，和水服下。

希望你能继承大统，诸事顺遂，幸福美满，多子多孙，天下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

想必你也一定能忘了我。

这药性虽霸道，但是势头却来的舒缓，渐渐感受不到四肢的存在，动弹不得，整个人像缓缓沉入了沼泽中，阴冷潮湿只有意识还能控制。短短几分钟，走马关灯般浏览了我全部的前世今生，我开始无法分辨到底哪一段才是真正的我，我究竟是谁？

意识也开始凝固消散，赌一次吧，赌输了离开世界，赌赢了离开太子。一股缓慢的虚无和黑暗自下而上的侵蚀了我，蔓延到头部的時候，我彻底失去了意识。

等我再次有意识的时候，开始时只能听到声音，有人的脚步声和交谈声。好像很熟悉的样子，却记不起是谁。又过了好久鼻子才能闻到味道，有一股清新的山林草木之气，还有一阵阵熬煮草药的香气。

身体还是动弹不得，废了很大的力气才能睁开眼，却不能转头看看四周，只看到一片光秃秃的白墙。不能动，发不出声音，甚至想回忆起什么事都很吃力。我静静的躺在那里，无喜无悲只发呆。

过了好长一会，我听到一个女孩子惊叫声。

「小姐赢了!!! 宋公子你快来啊!! 醒了!!!」

我脑袋钝钝的，不知道她在尖叫什么，什么宋公子。

听到两个人急匆匆的脚步声，视线里一下出现两个脑袋，一个小姑娘，一个年轻公子。

这个年轻公子，甚是俊俏。

我想我定是个色鬼，现在什么都记不起来，却先关注人家是否俊俏。

他们俩把我扶起来身后垫了靠垫，叫我靠在床头，我拿目光扫了扫周围，一个不算大的木屋，桌椅板凳一应俱全，简朴却干净温馨。

我看他们俩满脸急切的看着我。

「小姐，你怎么样？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??? 又没有??? 你说说话啊!!!」

她越说越急，又哭了起来。

我看着她感觉熟悉至极，却记不起她是谁，脑子里闪过很多的画面，我知道这个人对我来说很重要。

她瞧着我一副痴痴呆呆的样子，哭的更厉害了。

「完了完了，小姐傻了，她变成痴呆了！」

我气的不打一处来，若是我还能动我定要打死小夏这个臭丫头。

小夏？

对，小夏，她是小夏，我的小丫头小夏。

记忆一点点开始流动起来，我开始逐渐回忆起我到这的前因后果。

意识可以动起来了，四肢还是僵硬麻木的。

「小夏，叫她再休息一会，她躺了太久了，一时模糊也是寻常。我再去给她煎一帖活血的药，一会扶她喝下，你再照看她一会。」

小夏这个臭丫头，哭的抽抽哒哒的点点头，又扶我躺下。

年轻公子转身出去煎药，小夏伏在床边守着我，带着哭腔絮絮叨叨的开始说起来。

「小姐你服了药以后，很快就没了呼吸，可把我吓死了，只当你是真的死了。还好你活了，还好你活了，不然小夏怎么活啊，呜呜呜.....」

她又哭起来，嚎啕大哭像是发泄般，哭了好一会她才停下来。

「你死以后，外头的人马上通报了太子，我从未见过他慌成那样。抱着你的尸体，默默的流了一夜的泪，一直在自言自语。

我没有听真切，只听见他一个劲的说对不起，说你怎么这么傻，他都已经安排好了，以后再不会有事了，而你却等不及了。一整夜都在对你说话，说了好些好些。自你死了以后，他整日失魂落魄一直到你下葬以后都久久不肯离去，把我气的啊，我生怕真把你憋死在棺木里。

你死了我就跟太子提出回安家，他同意了。对了，我之前没敢告诉你，我一早就通知宋太医了，他知你计划以后，就跟太医院递了辞呈，我没敢告诉你，怕你生气。幸亏我叫了他，小姐你可不知你坟头的土有多重，你的土是太子亲自填了，填的那叫一个厚啊，把我跟宋太医累的啊，挖了大半夜才把你抠出来，再把土填回去。早知道我应该雇他十个八个人来一起抠，这把我累的啊，你看小姐我手都磨起泡了。」

说着竟然还把手放到我面前，叫我仔细瞧一瞧。

「把你抠出来以后，宋太医驱车就带我们连夜赶路赶了四五天来这里，他一早就安排好了，这是他当初年少游医的时候结识的人家，如今这户人家已经搬走了，正好兑了这房子。」

她说个不停时正好门外响起脚步声。

「药来了药来了，小夏你扶她起来。」

因为我身体动弹不得，小夏支撑不住我，只好他坐在我背后把我圈在怀里，撑住我。

两个人费了好大的周折才让我喝了小半碗药，因为我连吞咽的动作都有些吃力，喝了一点流出来更多。但是好歹还是喝了进去。

按理说这么多天不吃不喝我早该饿死了，如今没饿死也没死只是身体不舒服些又算什么呢，这药应该叫清秋多生产些，我们就发达了。

折腾了大半天，我又觉得疲乏的很，在清秋怀里就睡着了。

再醒来时，头能微微的动了，一偏头正看到清秋端坐在屋内的桌上写些什么。

身姿极正，头微低，窗外阳光正好，透过窗能看一片浓郁的绿意。

我就静静的看着他，心底里平静又温暖，甚至好像能闻到他身上被阳光晒得暖洋洋的味道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外头有乒乒乓乓的声音，定是小夏那丫头又闯祸了。他停笔抬头，正对上我的目光。什么都没说，也什么都不必说，只此一眼，仍万般柔情涌上心头。

他放下笔，走过来，将我扶起靠在床头。

开始只嘴角勾起一抹弧度，这弧度越来越大，大笑出声。

我有好多话想说，问他为什么辞了太医会不会后悔，问他怎么这么傻又追我到这里，问他会不会介意我发生的一切，问他，

心里待我仍如初吗？还有就是，我终于可以告诉他，我到底有多想他。

「清秋，我.....」

我的声音还很沙哑，语速很慢，发出声都吓了自己一跳。他却摇了摇头，掩住我的嘴，示意我不必说下去。

他站起身，理了理下摆，后退一步，双手抱拳前身斜倾行了一礼。

我一脸疑惑的看着他，还没等发问，只听他清了清嗓说。

「在下宋清秋，无父无母身无长物，空有一身医术，倾慕安姑娘许久，安姑娘既已收了小生提亲的嫁妆，敢问，何时才能入门成亲？」

我瞧他目光灼灼，嘴角含笑，也不觉得的笑起来。

「不知宋公子当时许的诺，可还当真？」

「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我若有二心，叫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。我这一生，有你足矣。」

「不妨写下来，不然空口无凭」

「???? 戏中若男子起毒誓，那女子都会掩住其口的，怎得????」

「不然你娶她们????」

我眼一斜，佯装生气。

「马上写，八百字够吗？？」

我假装闭眼没理他。

「娘子？？」

「谁是你娘子啊？可还没成亲呢。」

他嬉皮笑脸的凑过来，脸越凑越近，我羞的满脸通红，只得把头侧到一边，正当我以为他要亲过来时，他咻的起身。

「来日方长，往后你可逃不掉了。」

说完欢天喜地的去写保证书了。

(五年后)

「宋清秋！！！！你又带着他们俩去山里了！！你瞧瞧你儿子抓了个什么回来！！这个臭崽子拿了条蛇！！你把它给我！！扔出去！！！！！！不然老娘把你们爷三扔出去！！！！」

跟清秋办了一个很简易很简易的婚礼，只叫了我爹娘妹妹弟弟，有小夏，清秋无父无母也没什么人可叫，在我们的小屋里便成了亲。

两年以后，生了对龙凤胎。清秋说孩子的名字就叫宋灵和宋犀，以我之名，冠他之姓。

灵灵是女孩，随我，皮的不行，天天缠着他爹出去采药问诊，每天都玩的像个泥猴一样回来。犀犀随他爹，性子沉稳，对这些花鸟鱼虫感兴趣的很，给个树叉子都能玩半天。也会缠着他爹出去，每次回来不是捡个兔子就是抠一株花，没有空手回来的时候，院子里特意给他辟了一角安置他那些宝贝。他还给每个东西都起了名字，我跟他爹从不掺手，他自己也倒侍弄的挺好。

「娘子娘子，我来啦我来啦。你瞧你又生气，那孩子可怜巴巴的样子你也不是没见过，我没领他们走太远，只在附近走走。那蛇我也是特意瞧了才许他抓的，巴掌大的无毒小蛇，没事的。」

他回来洗了手，换了衣服，又粘过来抱着我，拿脑袋蹭我肩膀。

「蛇不行！！我最怕蛇了！叫你儿子扔出去！」

他眼看不成，给儿子使了个眼色，这个臭小子三岁就已经鬼精鬼精的，不像我那个傻闺女，跟我小时候一个样，总是淘气挨揍。

浑身玩的黑黑的，小手也是泥，脸蹭的都看不出原来的颜色，浪费了老娘给他生的好皮囊，张开小手就往我怀里冲。

吓得我马上用手指抵住他脑壳，我身子往后撇了些，怕他把我衣服搞脏了。

「娘～犀犀喜欢，它不咬人，留下它吧。」

两个小手抱在一起，眨巴眨巴眼睛，撅着小嘴看着你，小奶音一颤一颤的。他爹说得对，确实遭不住。

「养吧养吧，那叫你爹给它做个笼子，不许跑出来。」

他点了点头，欢天喜地去摸它的小蛇。我一把拽着他的领子拎起来，把他给他爹送去。

「清秋！洗洗你儿子！」

「好嘞！！」

俩人一对眼色，一副奸计得逞的样子。

我去捞女儿，打热水给两个崽子洗澡。

洗的时候也不老实，清秋往我身上撩水，儿子有样学样也往我身上泼，女儿打抱不平马上加入战队，澡还没洗完就开始玩了起来。

院里牡丹叫了起来，我想定是小夏那丫头领着夫婿来了。

小夏三年前在附近捡了个受伤的公子，公子经商被劫腿被强盗打伤，流落至此，她给捡回来。住了段日子暗生情愫便被那公子娶了回去，现在也是有钱人家的正头夫人了。不过她这段日子有了身孕，一直嚷嚷着回来养胎，要找我住段日子，他官人放心不下，只好时常陪着她一起过来小住。牡丹是成亲以后清秋陪我去集市买的小狗，说来惭愧，虽说我一直想养狗，可买回来却一直是清秋照料。牡丹对小夏的官人总是十足敌意，每次他一来就叫的很凶。

我擦了擦手，叫清秋把两个孩子的澡洗完，免得一会感冒了。
我出去给小夏他们开门。

打开大门，发现来人却并不是小夏他们。

是太子。

不对，不该叫太子了，是皇上。

我跟清秋虽隐居山林，但是对宫内的事，还是十分了解的。因为灵烟隔三差五的便会过来一次，虽说路途遥远，这丫头还是常常过来，一发生了什么事，就过来同我讲上一遍住个几天。

我死后的第二年，皇上便驾崩了。

太子顺理成章的继承大统，怪不得皇上对柳家动手如雷霆之势，怕是料到自己不久于世给太子扫清障碍吧。

太子登基，柳纤纤立为皇后。

但是据灵烟听说，他们俩的关系并不太好的样子，后宫里时常传出来有两人争吵的声音，皇上若去找皇后，第二天丫鬟进去，经常是遍地狼藉的碎片。

立为皇后之后，柳家还试图利用这条关系搞些动作东风再起，皇上虽说并未同意，但也没处理，常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只可惜皇后身体每况愈下，皇上昭告天下遍寻名医，也是回天乏术，不到三年就离世了。

纤纤一死，皇上马上着手肃清柳家余党，杀的杀罚的罚，当初显赫一时的柳家，就此彻底化为死灰。柳大娘子在纤纤死后，不久也郁郁而终。

太后叫皇帝的后宫空虚，时常劝说他采秀女充盈后宫，绵延子嗣。大臣们也频频上奏劝说，可皇上始终不为所动。

我远远的听这些故事，只当是像说书一般，并没有想到今生还会有再相见之日。此去经年，相顾无言。

「不让我进去吗？」

他并没有什么变化，只多了些威仪，少了青涩，透着上位者的沉稳。

「去外面说吧。」

我回头看了看清秋和孩子的方向，掩了门，领着他向外走。

「我给皇后下葬，想把你也迁入皇陵，却发现墓被动过，棺里空无一人。」

他说的时候异常平淡，好似在讨论天气般云淡风轻，我却听得心惊肉跳，欺君之罪可是要灭九族的。

「知你还活着，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。我时常觉得当年都是我将你无端牵连，却又没能护好你，等我布好一切，你却等不及了。幸好，你还活着。」

他背着手，看着我，眼中古井无波，却隐隐有惊涛骇浪之感。

我再没想过能与他再相见，今日相逢，个中曲折实不知从何谈起。何况今时不同往日，他不是当年的他，我也不再是那个我了。

我张了张嘴，到底还是没说出口。

「灵犀，如今我能护你周全了，你还愿意，来我身边吗？」

还没等我回答。

犀犀一边喊着娘，一边从打开门朝我张着小手冲过来。我一下接住他，顺势抱起来。他洗的香喷喷，软糯糯，拿小脸往我脖子里头埋。哼哧哼哧像一头小猪。

我回头遥遥看到清秋抱着灵灵站在门口朝我挥手，我点点头告诉他没事。

他望着犀犀，眼神里满是黯然，抬起手想摸摸他，却还是放下。

犀犀这小子从不怕人，最会哄大人开心，每次家门口路过卖糕卖糖卖小玩意的，他总能哄的人家白给他许多。

犀犀瞧他想摸自己，便伸了手去讨抱抱。我本想把犀犀抱回去安置好再回来，没成想他却把犀犀抱了过去。犀犀伸手便去抓他头发，抠人家领子上的金丝，我很怕惹得他不高兴，便把犀犀的小手拍掉，他吃痛，撅着小嘴看我。

皇上却笑了，握住犀犀的小手给他吹吹。

「我们的孩子若长大，原来是这样可爱。」

我神色一滞，想起过往的事，仍觉得胸闷气短，便直接伸手把孩子接过来。

「看来你已经过上你想要的生活了。」

他笑了笑，看了清秋一眼，转身走了。

次年，昭告天下，大选秀女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